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5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含蓄意指：隐喻与象征

中西古典文学理论的大传统

哲思与文学的互鉴

再论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及缘起

论元代中期奎章阁的设立对元代诗学品格形成的先导作用

在“新”与“旧”之间的结社行为

文化生态洼地与新诗地理的精神瓶颈

“全”的追求与对规范的坚守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出版贺辞

Implied Indic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The Great Traditions of Literary Theories, The East and the West

Mutual Reflection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The Discussion of Cao Pi's *Public Opinion of Literature* on Its Origin of Creation and the Writing Time Again

On the Guide Role of the Establish of Kui Zhang Ge in Mid-Yuan Dynasty to Form the Poetic Style of Yuan Dynasty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Southern Society Revisited

The Cultural Ecology Depression and Spirit Bottleneck of Poetry

Seeking for the Completeness and Holding Fast to the Regulation

The Publishing Congratulations for *Collection of Japanese Edition of the Lost Ancient Chinese Books*



南京大学出版社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5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论丛刊. 第15卷. 第1期 / 周勋初, 陆建德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5-12130-2

I. ①文… II. ①周… ②陆…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丛刊 IV. ①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144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文学评论丛刊(第 15 卷第 1 期)

主 编 周勋初 陆建德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字数 329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2130-2

定 价 34.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文学评论丛刊》编委会

主 编	周勋初	陆建德				
副主编	赵宪章	高建平	丁 帆	徐兴无	王秀臣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彬彬	王秀臣	左 健		
	张伯伟	周 宪	周勋初	金鑫荣		
	陆建德	赵宪章	胡星亮	高小康		
	高建平	莫砺锋	徐兴无	董 晓		
	董 健					
执行编委	徐兴无					

目 录

含蓄意指:隐喻与象征	陈学广(1)
论作为隐喻的童话	朱全国(6)
权力的空间:福柯“看”之三部曲的文本解读	朱晓兰(13)
图文研究的逻辑起点与言说立场	
——文学与图像关系学理研究的思考	杨向荣 雷云茜(19)
中西古典文学理论的大传统	张 俊(26)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象学视域	徐 强(38)
哲思与文学的互鉴	
——古代文学中的天人观与性灵诉求	何易展(44)
“气韵”审美范畴考释	苏保华(52)
※ ※ ※ ※ ※ ※	
再论曹丕《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及缘起	葛志伟(62)
从“巧构”到“自然”	
——玄学与魏晋六朝诗歌的语言转向和发展	蔡彦峰(70)
魏晋六朝游宴雅集鉴赏心态研究	刘学军(78)
卢仝与韩国汉文学	金程宇(87)
论元代中期奎章阁的设立对元代诗学品格形成的先导作用	郭 鹏(97)
徽商刊刻明清小说的心理认同与文化意义	
——以鲍廷博襄刻青柯亭本《聊斋志异》为中心	周生杰(107)
※ ※ ※ ※ ※ ※	
梁启超晚期文学思想研究	余立新(112)
在“新”与“旧”之间的结社行为	
——以清末民初的南社为例	张春田(123)
移民文学:“农民工题材文学”阐释空间的再思考	秦香丽(131)
日本学者赵树理研究的生命情怀与方法论意义	刘成才 范钦林(140)
陈铨文学与哲学思想的互证研究	王 瑛(148)
陈忠实早期创作考述(1965—1966)	李 旺(157)

新时期初期女性写作“向内转”的失败

——从《三生石》到《北极光》…………… 臧 晴(164)

文化生态洼地与新诗地理的精神瓶颈

——以贵州现代诗歌为例…………… 颜同林(173)

论中国新世纪文学中的《圣经》资源

——以《大地雅歌》为例…………… 王文胜(180)

现代戏剧追求中的“激进”与“保守”之争

——高行健话剧《野人》及其论争研究…………… 李兴阳 许忠梅(186)

※ ※ ※ ※ ※ ※

对“全”的追求与对规范的坚守

——浅谈《全清词·雍乾卷》的编纂特色…………… 李 亭(195)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出版贺辞…………… 山崎诚(199)

传统的超越:《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述评 …………… 商海锋(202)

Contents

Implied Indication; Metaphor and Symbol	Chen Xueguang(1)
Analysis on Fairy Tales as Metaphor	Zhu Quanguo(6)
The Space of Power; An Analysis on Michel Foucault's Three Books	Zhu Xiaolan(13)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Speech Position of Study on Literature and Image ——Theory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mage	Yang Xiangrong Lei Yunxi(19)
The Great Traditions of Literary Theories; The East and the West	Zhang Jun(26)
The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xplaining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Xu Qiang(38)
Mutual Reflection of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by Pursuit of Human Nature and Universe— human Philosophy in Literature	He Yizhan(44)
The Textual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 Afresh of the Aesthetic Category of “Rhythmic Citality”	Su Baohua(52)
※ ※ ※ ※ ※ ※	
The Discussion of Cao Pi's <i>Public Opinion of Literature</i> on Its Origin of Creation and the Writing Time Again	Ge Zhiwei(62)
From Ingenious to Natural—Metaphysics and the Steering of the Poetry Language of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Cai Yanfeng(70)
The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 Literary Appreciation of Wei Jin Dynasties' Banquet Gathering	Liu Xuejun(78)
On Lu Tong and Han Literature in South Korea	Jin Chengyu(87)
On the Guide Rol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Kui Zhang Ge in Mid-Yuan Dynasty to Form the Poetic Style of Yuan Dynasty	Guo Peng(97)
On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Huizhou Merchants' Inscribing Ming and Qing Novels—In the Center of Bao Qianbo's Helping Publication of Qing Ke Ting Version of <i>Liao Zhai Zhi Yi</i>	Zhou Shengjie(107)
※ ※ ※ ※ ※ ※	
Studies on Liang Qichao's Later Literary Thoughts	Yu Lixin(112)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Southern Society Revisited	

- Zhang Chuntian(123)
- The Immigrant Literature; Rethink of the Space in the Literature About Migrant Workers
..... Qin Xiangli(131)
- The Emotion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Research on Zhao Shuli by Japanese Scholars ...
..... Liu Chengcai Fan Qinlin(140)
- The Mutual Reflection of Chen Quan's Perceptions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 Wang ying(148)
- Investigation of Early Time Works of Chen Zhongshi (1965—1966)
..... Li Wang(157)
-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Turning" of Female Wri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
..... Zang Qing(164)
- The Cultural Ecology Depression and Spirit Bottleneck of Poetry
..... Yan Tonglin(173)
-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Era's Literature and the Source of The Bible—Taking
the Fiction *Love Song on the Earth* as Example Wang Wensheng(180)
-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 and the Radical on the Search of Modern Drama;
The Search of Drama *Savage* by Gao Xingjian with the Dispute About It
..... Li Xingyang Xu Zhongmei(186)
- ※ ※ ※ ※ ※ ※
- Seeking for the Completeness and Holding Fast to the Regulation; The Compiling Features
of *The Yong Qian Volume in Quan Qing Ci* Li Ting(195)
- The Publishing Congratulations for *Collection of Japanese Edition of the Lost Ancient
Chinese Books* やまさきまこと(199)
- The Transcendence for Tradition: A Review on *Collection of Japanese Edition of the
Lost Ancient Chinese Books* Shang Haifeng(202)

含蓄意指：隐喻与象征*

陈学广

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人们不难发现，在文学这一特殊的语义系统内，创作主体常常运用各种修辞技巧对语言重新编码，从而造成含蓄意指和语义扩张的效应，文学语言不仅表达直接的意义，而且表达间接的意义，隐喻和象征是两种常见的达致这一效应的有效途径；然而，应该如何对隐喻与象征进行有效的区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翁贝尔托·埃科在《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一书中探讨“隐喻和符号化”问题时指出，对于文本中的隐喻，“从隐喻出发，开始解释的过程时，隐喻的解读、象征的解读和寓意的解读之间的界限往往是很难确定的”^[1]。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也常常出现将二者混用或简单等同的情况。本文拟从语义传达角度对隐喻和象征的联系与区别进行辨析。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隐喻一词具有多重内涵，但它最早是作为一种修辞技巧而被提出的。作为一个古老的修辞技巧，隐喻在文学中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就已谈到了隐喻的语义功能，他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能够使我们把握新的思想的语言，是最为我们所喜欢的语言。陌生的词汇使我们困恼，不易理解；平常的词汇又不外老生常谈，不能增加新的东西。而隐喻却可以使我们最好地获得某些新鲜的东西。”^[2]对于隐喻的语义构成因素，理查兹曾作过一个经典的分析，他把隐喻分为要旨(tenor，又译为“喻旨”)和媒质(vehicle，又译为“喻体”)两个部分，前者是隐喻的抽象意义或本义，后者是隐喻的具体含义或比喻义。例如，在诗句“现在是我们不满(所组成)的冬天……”中，“不满”是要旨，而“冬天”则是媒质，媒质不仅起着说明要旨的作用，它还暗示着悲苦、荒凉和等待等意念，从而丰富了句子的含义并使媒质和要旨形成一个多重意义的复合体。^[3]显然，构成隐喻的喻旨和喻体是异质的，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或语境。隐喻的多重意义是通过模拟联想寻找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使二者在文本语境的压力下发生意义的互动而形成的。需要指出的是，隐喻的模拟原则既强调二者的相似性，又承认二者的异质性，喻体与喻旨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置换或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激发和相互补充的关系，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转换，正是这种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使隐喻获得了喻体与喻旨各自分开所不能获得的语义张力，从而将多种意义融为一体。

文学中的隐喻，往往是通过喻体所形成的意象来达到含蓄意指的，喻体与喻旨之间形成的暗示关系及其联想意义，既离不开文本的内、外语境，同时也离不开接受者的参与和理解，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语言张力论”(批准号：08BZW011)阶段性成果。

特别是面对喻旨并未明确出现的隐喻则更是如此。例如威廉·布莱克的一首名诗《我美丽的玫瑰花树》(My Pretty Rose Tree):“A flower was offered to me;/Such a flower as May never bore,/But I said, ‘I’ve a Pretty Rose-tree,’/And I pass the sweet flower o’er. /Then I went to my Pretty Rose-tree,/To tend her by day and by night. /But my Rose turned away with jealousy,/And her thorns were my only delight.”(有人送我一朵花儿,/五月绽放的最美的花儿也及不上她,/但我说“我已有了一棵美丽的玫瑰花树”,/因此而拒绝了那朵甜美的花儿。/于是我回到我美丽的玫瑰花树旁,/无论日夜精心伺候,/但我的玫瑰却因妒忌而掉转身去,/她的刺竟是我得到的唯一快乐。)^[4]如果把诗的前两句从诗中单独抽出,那它只不过是一句直接意指的简单陈述,看不出任何隐喻意义,但在诗的语境中,尽管作为喻旨的“爱情”没有在诗句中出现,但“花”和“玫瑰花树”作为喻体明显地成了含蓄意指的能指,从而执行着喻体与喻旨相互转换的暗示功能,喻体的真实所指不再停留在它的指称意义上,从中派生出的新的意义需要接受者的联想和体验才能获得。从此诗的文本外语境来看,以“花”和“玫瑰”来喻指心爱的、美丽的女性历来是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传统,但要想翻出新意殊非易事。如罗伯特·彭斯在他那首著名的《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一诗中,就把自己的爱人比作一朵红红的玫瑰:“O my Love’s like a red, red rose,/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哦,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刚刚绽放,娇艳芬芳;/……)^[5]仅从语义角度看,毋庸讳言,在彭斯的诗中由于诗人运用的是明喻,喻体与对象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对应关系,喻体的指称意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玫瑰就是玫瑰,它所完成的仅是视觉形象上的表层意义的置换,属于直接意指的陈述,因此在喻体与对象之间也就不免缺乏隐喻所具有的语义张力。而在布莱克的诗中,隐喻所完成的含蓄意指使作为喻体的“花”和“玫瑰花树”发生了语义的裂变,诗人所拒绝的“那朵甜美的花儿”既在指称意义上喻指了其人外表的美丽,同时又在隐喻意义上喻指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甜美的爱情,此外它还意指着美丽的诱惑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和伤害;同样,诗人那“美丽的玫瑰花树”也不仅仅是意指妻子美丽的容貌,同时还隐喻着婚姻、传统和道德方面的内涵意义。这样,诗人以花喻人就摆脱了西方文学中常见的抒情模式,通过隐喻的创造性运用,使它们附加了更多的理性内涵和意味,从而也使诗的语义具有了丰厚的张力。

中国传统诗论所强调的“比兴”手法其目的也是指向诗歌的含蓄意指,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隐喻的性质。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6]钟嵘《诗品》序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7]由此可见,比兴所运用的“切类”、“取类”的方法与隐喻一样,都是运用模拟联想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语义上的联系。当然,就比兴而言,“‘比’显而‘兴’隐”^[8],“比”一般侧重于明喻,而“兴”则更接近于隐喻的性质,或者说就是一种隐喻,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诗兴》云:“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笔之直言其事也。”^[9]如《关雎》的开头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0]成双成对的雎鸠及其相互和答的鸣叫与君子淑女之间的爱情所引起的就是一种模拟联想,所以“关雎”就具有了隐喻的色彩和意义。后汉王逸对于屈原《离骚》中比兴手法的分析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

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1]在《离骚》中由于大量隐喻性意象的运用,从而使全诗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隐喻网络。

这就提醒我们,隐喻的含蓄意指在文学中并不限于个别具体的语词,它可以扩展为隐喻网络。这样,随着隐喻意指功能的不断延伸和扩大,有时一个文本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巨大的隐喻,看成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描述,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被看成是喻指人类命运及其生存状态的隐喻性文本。从修辞的角度来看,文学中每一个成功的隐喻都是创作主体对于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是两个不同领域或语境中的事物在文本中的猝然相遇,喻体与喻旨的结合,它们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暗示意义,是一种偶然的、个人化的言语的产物,一旦这种隐喻成为某种稳定的、社会化的表达模式,它就具有了象征的意义。同样,当一个文本与一个非个人的现实世界构成了隐喻,那么,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所形成的暗示关系就不再是偶然的、个人化的表达,它也就成了一个象征。

象征与隐喻难解难分,一般把前者看成是隐喻的一种形式,它也是通向含蓄意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保罗·利科尔指出:“从纯语义学的观点来看,象征的定义与隐喻的定义没有什么不同。象征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表达式,因此,由于含义的相近,由于类似,字面的意义立刻给出不会在其它任何地方,也不以其他任何方式给出的第二种意义。……与罕见的、不平常的、奇异的隐喻不同,构成稳定、持久的象征之力量的,是这些象征将其双重意义的共同结构再次与一种文化,一个共同体,有时是人类整体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象征可以被称为(不是没有某些危险的)原型(archetypes)——用这词来指称那些名副其实的象征,它们似乎对于广阔的文化整体来说都是共同的,或者是通过影响或借鉴,或者因为是最根本的、最共同的人类经验,保证了它们的稳定性。”^[12]可见,象征与隐喻有着相同的语义构成,也有着相似的语义功能。但是,象征与隐喻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首先,对于隐喻来说,“它是一种瞬间的言论创造物,一种完全非公众的,前所未闻的表达”^[13],亦即利科尔所强调的,它的特征是罕见的、不平常的、奇异的;而对于象征来说,它的形成则离不开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在它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施加的影响及其潜在的力量,体现出一个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乃至人类整体的整体认同感。惟其如此,象征一旦形成就获得了普遍的、持久的、稳定的力量。一个隐喻性的意象如果得到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普遍认同,被不断地、广泛地加以使用,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原型意象,从而就获得了某种特定的内涵和意义。其次,隐喻的对象及其所指既可以是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而象征的对象和所指则偏重于精神性的、抽象的事物。再次,从话语接受的角度来看,由于隐喻是对语言创造性地运用,是两个不同领域或语境中的事物在文本中的猝然相遇,“以至于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隐喻,话语就会‘卡壳’,因为存在着一种难以理解的‘主题的跳位’。……但使用象征方式时却并非如此。一位不能抓住象征方式的迟钝的接收者,也能判断出在字面的意思上理解被说出的东西并不妨碍语义是连贯性”^[14]。“香草美人”在《离骚》中是一种隐喻,但在后来大量的诗歌作品中却成了一种象征。每一种象征意象都形成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文学传统,同时也是这种文化和文学传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中,“龙凤”象征皇权,“布衣”象征贫贱,“杨柳”象征别离,“月亮”象征团圆,“红豆”象征相思,“流水”象征时间,“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象征君子高洁、坚贞的人格和操守……在西方文化和文学中,“十字架”象征苦难,“伊甸园”象征幸福,“玫瑰花”

象征爱情,“百合花”象征纯洁,“鸽子”和“橄榄枝”则象征和平……

对于文学来说,象征无疑是造成含蓄意指的重要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象征所具有的双重意义并非直接来自原型象征意象,而是来自于创作主体对于这些意象的象征性运用,来自于对它们的再度意指,换言之,只有把原型象征作为一个有力的参照和积极的背景,利用其象征意义重新建立意象的所指,才能激发出象征语言的语义张力,文学象征的含蓄意指功能也才得以显现。不妨来看宋人吕本中的《采桑子》一词:“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15]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月”是团圆的象征,但在这首词中,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被作者二度意指,它既象征了团圆,同时又象征了别离。词中“恨君不似江楼月”与“恨君却似江楼月”的悖论性表达,成功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爱怨交加的矛盾心理,同一“江楼月”在作者二度意指的作用下其象征意义发生了裂变,从而体现出作者对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以及文学象征所具有的语义张力。

如上所述,象征与隐喻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语义构成和语义功能,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优秀的文学象征往往具有隐喻的特征,同时,不少隐喻也常常借助象征性的意象形成喻体对喻旨的暗示功能。在文学象征中,一个意象如果兼具了隐喻的特征,那么,其所引发的联想意义必将更为丰富,并且其象征意义也必将获得更为普遍、持久和稳定的力量。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火与冰》(FIRE and ICE)一诗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Some say in ice. /From what I've tasted of desire,/I hold with those who favor fire. /But if it had to perish twice,/I think I know enough of hate/To say that for destruction ice/Is also great/And would suffice.”(有人说,毁灭世界的将是火;/有人说,将是冰。/就因为欲望的滋味我尝过,/我认为,说是火的人没说错。/但我想我对恨了解相当深,/所以倘世界得毁灭掉两趟,/我敢说,要世界消灭个干净/冰同样有力量,/而且也肯定行。)^[16]在诗中,诗人用“火”来象征欲望(desire),用“冰”来象征仇恨(hate),旨在通过直观性的意象让世人感受到这两种足以毁灭世界的可怕的力量,从而对它们保持警醒、加以克制。“火”与“冰”是两种常见的事物,切近人类的日常经验,用它们来象征同样是人类日常经验的欲望与仇恨,这两个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意指功能使它们获得了特定的象征意义。但是,这一象征又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作为喻体的“火”与“冰”同作为喻旨的欲望与仇恨之间构成了模拟和暗示关系,在诗的语境中,喻体与喻旨相互作用,一方面,它使喻体的所指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意义;另一方面,喻旨的本义又影响着模拟所产生的联想,如“火”,人们自然也会联想到光明、温暖、热情、勇气等,但由于喻旨与喻体之间对应所构成的暗示关系,二者存在意义的互馈,“火”使人联想的只能是它所具有的破坏性一面,从而保证喻旨得到有效的说明。这就是隐喻语言本身的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火”的隐喻意指着原始的本能、暴力、战争、野蛮、恐怖等方面的内容,“冰”则暗示着冷酷、隔膜、荒凉、扼杀生命等内涵和意味。象征与隐喻并行不悖、相互结合,使该诗的语言获得了语义的扩张,同时,诗的含蓄意指也升华到了哲理的高度。

总之,隐喻和象征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注意到了二者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我们才能有效地把握文学文本的丰富语义以及含蓄意指所造成的语义扩张效应。

注释

- [1][14] 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0、302 页。
- [2]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三卷第十节,蒋孔阳译,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4 页。
- [3] 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袁德成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9 页。
- [4][5] 段方等编著:《浪漫英语诗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6—87、88—89 页,译文略有改动。
- [6][8]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见陆侃如等:《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 1995 年版,第 444、445 页。
- [7] 钟嵘:《诗品》,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 页。
- [9] 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诗兴”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85 页。
- [10] 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 页。
- [11] 王逸:《离骚经序》,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3 页。
- [12][13] 保罗·利科尔:《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朱国均译,《哲学译丛》1986 年第 6 期。
- [15]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935 页。
- [16] 黄杲妍:《美国抒情诗 100 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8—159 页。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论作为隐喻的童话^{*}

朱全国

一、童话的原始意味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童话的定义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西方文学中,严格地说并无‘童话’这一分类。”“在国内,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把童话看作一种以幻想性为根本特征的文学体裁,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并列,算作儿童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类型。”^[1]有学者认为“所谓童话,其实就是非写实性的儿童文学”^[2]。这个观点从童话的类属性和基本特征方面减少了“童话”这一术语所带来的混乱,为童话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如果人们把目光投向童话的产生,也许对童话的认识会有所不同。

如果要追溯童话最开始的产生,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神话。可以说,古老神话中孕育了后来文学的样式,童话也并不例外,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童话思维在文学样式产生之初就已经产生。在《原始思维》中,列维-布留尔指出,“与我们社会的儿童和成人思维比较,‘野蛮人’的智力更像儿童的智力。”^[3]“集体表象”是布留尔用来说明原始人思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术语。“集体表象”中的“表象”不同于人们平常所说的表象,而是一种以情感为主,非逻辑性的,并且客体被认为是一种实在存在的,具有神秘性质的映像。它具有“绝对执行的、命令的性质”,“通过神话和童话世代相传”。^[4]“互渗律”是布留尔用来表述“集体表象”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原则,表象之间的“互渗”、关联与经验无关,而是一些或虚或实的神秘联系。“集体表象”和“互渗律”反映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非逻辑性、非经验化、情感化。

原始思维的这种表现在最初的文学样式中得到最为清晰的反映,童话与神话基于原始思维的上述特点往往无法区分开来。神话,“传说,即使是早期的英雄传说,已包含了一些在内容、题材等方面比较接近儿童生活的故事”^[5]。所以在古代的神话故事中,人们往往能发现童话的元素,甚至有时候神话与童话就是一体的。对于这一点,吴其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中国童话发展史》中,吴其南以《山海经》中《精卫填海》为例,指出这则神话就明显具有童话的特点。故事的主人公、情节、手法和表现意义都能为一般儿童接受。

事实上,在原始神话中,很少包含直接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与价值评判,它们往往是故事的直接叙述,这一点与很多童话的表述十分相似。以希腊神话为例,其中许多的神既是人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CZW001)阶段成果。

也是物,与童话中的人物和事物一样,并不一定分出人与物,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在童话与神话里都可以具有生命与拥有生活。但是在神话中,也不难发现神话与童话之间主题的不同,神话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人,而童话则不一定。主题虽然不同,但在叙述上,都是对事件进行直接的叙述,一般不进行价值判断。在《伊阿宋的结局》中,伊阿宋历经艰险得到了金羊毛,杀死了美狄亚的弟弟,把美丽的美狄亚带走。但是当美狄亚年纪大了以后,他又移情别恋,最后受到美狄亚无情的报复。^[6]整个故事只依事件进行叙述而不进行评价,这种方式与童话类似。在《格林童话》的《白蛇》中^[7],国王、仆人、公主和动物们的故事都是按照故事的发展进行叙述,并没有对故事的价值进行评价,也没有对意义进行说明。因此它们在叙述上都不是以说教为主,更不是要说明生活,而是在于展示生活,这与儿童的心理十分吻合。

作为神话而言,神话中的人与物就是生活中的人与物,看似神秘的神其实都是生活中人、物的体现。童话中的人与物同样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物。之所以神与物在故事都具有生命,其实质在于人们认为神话中的故事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而童话中的故事在儿童的眼中同样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神话思维与儿童思维其实并不以经验为准,同时也不遵循摆脱原始思维后人们的逻辑,指引它们的是情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神话中的形象,表面上看是神人不分,其实是人与物、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互渗”。同样,童话中的形象,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同样是一种“互渗”关系。因此神话与童话中的形象都是“互渗”的产物,而相应的形象都成了布留尔所谓的“集体表象”,既与人们从原始状态以后的逻辑不符,也非经验化的,而是一种依靠情感的存在。也正是站在神话与童话所具有的“集体表象”、“互渗”的立场上,神话可以说是人类的童话,这其中当然包含了我们后来的童话元素。

二、童话文本的保幼化现象

从原始状态脱离出来后,最初的童话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复存在。那种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场景成为人的对象而不再如以往那样是人本身的一部分,人类的童话不可能再出现了,童话也由自发的状态进入到自觉的状态,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创造童话。童话成为人们有意识创作的一种文学,成为成人的童话,即大人创作的童话。

可以把保幼化(Jevunilizing)作为童话和成人创作童话的一个重要的表征。“通过把自己摆到成人的位置上,而把权力施加给另一个人,使这个人无形中变得像儿童”,“保幼化绝对不是无关紧要或良性的权利关系,因为成人对儿童的关系很少是无关紧要或良性的”。^[8]基于经验与自身的能力,成年人总会把儿童看作低于成年人的人,这天生就赋予成年人一种权力,即在成年人面前,儿童是无力的,需要引导、教化。保幼化对成年人来说绝对是一个贬义的词,但是对儿童来说,似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格林童话《猫和老鼠做伴》^[9]虽然叙述的是猫和老鼠围绕猪油的使用展开,最终以猫吃掉老鼠结局,没有任何价值上的评价。但是任何阅读和接受这个童话的儿童都可能产生最初的价值判断:抢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是让人觉得可恨的,但即便是现实中让人可恨的老鼠,在故事中也会引起儿童最天然的同情。而在《玛利亚的孩子》中,小姑娘的谎言为她带来了悲惨的生活,但是当她最后忏悔时,她得到了原谅,这很显然是对儿童的教化: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撒谎的人会有不幸的遭遇。事实上,这种对价值的潜移默化是童话中不可缺少的保幼化的体现,儿童总是需要经验与指

引的。

保幼化从某些方面暗合了儿童的成长,同时也体现出了成年人的某种意愿,如在性别的方面。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可以说十分巧妙地体现了儿童对性别的认识。《白雪公主》中的小白雪与王子最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灰姑娘》中的灰姑娘最后也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其他的类似故事还有许多。故事中有许多动物与奇特的事情,它们都与儿童的自然心性相合。与此同时,性别意识也明显地体现出来。公主显然是女性,王子则是男性,故事中很明确地透露出女孩与男孩之间的交流与性别的差异。在类似的故事中,女孩总是美丽善良的,但却总是与被妒忌相随,因此往往会有许多的波折。女孩的拯救与最终的归属取决于男孩,他们最后都结婚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故事中对女孩的救助不是源于她们的父母,也不是她们自己,起决定性的最终力量来源于王子。只有王子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进行帮助,也只有王子才是她们最后的归属。成人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地渗入其中,正常的儿童对于未来,特别是婚姻上的归属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意识。但是公主或者女孩的最终归属取决于男性王子的故事却又明显地展现出女性之于男性的关系,即女性应该是美丽的,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男性才能最终决定女性的归属,并且为其未来提供保证。这明显体现出的是成年人的某种意愿。如果说性别的差异在故事中只是以女孩与男孩的最终结婚并生活于一起得到模糊的表述,那么在故事中所体现出的男孩对女孩的决定与拯救则明确无误地表现出了成人在性别方面的意愿与想象。

保幼化之所以是童话的一个现象是因为人们可以从去幼化的过程中发现童话走向非童话的迹象,性别意识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在15岁时开始接触到人的世界,从此发生了她与王子的邂逅。与格林童话中的王子与公主(女孩)的故事不同,美人鱼是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的少女形象。她有着自己的情感,也有着祖母给她的情感教育:“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时,把你当作比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10]与一般的童话中性别意识的模糊状态相比,美人鱼对于性别的认识以及性别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出于内心还是周围人的启蒙都显得十分清楚。从儿童的心性来看,这很显然超出了一般儿童的心性,而是开始有着十分清楚的去幼化的倾向。只不过是因为这种去幼化的倾向还没有强烈到与真正儿童的世界、心性相分离,它仍旧停留于儿童的想象世界中,展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倾向或者说是迹象,并没有越出童话的疆界。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童话在从神话中分离出来后,成为成人的创作,与此同时也被固定化和体制化,并被不断地修订与重组。“童话中属于古代社会、异教部落和群体的内容被口耳相传,但它们最终不过是被僵化入基督教和父权制的文字当中。”^[11]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同的人、国家、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这些意识形态的特点根植于人类意识和灵魂的深处,并在思维、语言和社会习俗中以无意识的状态表现出来。当成年人进行思维,并用语言进行创作时,社会意识形态便以无意识的状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当儿童文学成为成年人的写作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出现于童话之中。因此,就不难解释几乎在所有的童话中,人们都可以看出伦理、道德等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只不过,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只是在成年人的眼中才具有明确的显现。在儿童眼中,由于儿童对社会意识形态认识能力不强,同时迷惑于故事中的动植物或人物本身,对于其中的意识

形态并无具体的理解。但是这些具有成人意味的意识形态却无形中潜入到儿童幼小的心灵之中了。而且这种把意识形态潜存于童话之中并不是单一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人们在创作中无法真正抛开,是一种固定的体制化现象。

同样的,童话的修订与重组也说明了成年人在童话创作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齐普斯就指出,“童话所处并与之紧密相关的包括文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容的体制性框架。时代、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自然导致了童话‘体制’的变化,童话的面貌及其功能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持续的过程就被称为童话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12]作为创作童话的主体,在创作童话时,童话所具有的体制化的框架决定并必然在童话故事之中有所体现。

因此,无论是童话中的保幼化的因素,还是童话创作的体制化框架,都说明一个问题,即童话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其作品的对象虽然是儿童,但其创作的本身却是成人的创作,其反映的意识形态同样也是成年人的。可以这样说,童话把形式留给了儿童,把深层的意识形态留给了成年人和儿童的未来。

童话文本与快乐文本

从理想的状态来说,童话的创作必然要从儿童本身的心性出发,才可以创作出完全符合儿童心理的童话。但一个事实是,童话最初与神话纠缠在一起,同时更多地以口传文学的方式存在,后来演变成为成年人创作的文学样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童话是成年人创作出来的,与一般文学样式具有显著的区别。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在于,人们从来没有摆脱一个困境:从成年人的心性出发创作出非成年人心性的作品。这个问题不仅童话创作是这样,所有的儿童文学都面临这个问题,这就形成了“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

人们可以从罗斯对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中体会到童话的“不可能性”。罗斯认为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并不是说儿童文学不可以用文字写下来,而是说儿童文学的存在依赖于一种不可能性,即成年人与儿童之间关系的不可能性。他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哪一类文学作品如此公然不讳地依赖于作家与接受者之间公认的差异,甚至是断裂。儿童小说把儿童排除在它的写作过程之外,让他们做局外人,同时又不以为耻地以吸引儿童为目标。”^[13]

基于此,童话的不可能性表现在,具有成年人心性的作家却要创作出符合儿童心性的童话,把儿童排除在创作过程之外,儿童却在童话的接受中成为主体。童话的创作者与童话的接受者之间形成了差异与断裂,这是童话这种文学体裁不可避免的宿命,也是童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大的一个特点。

童话或“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的主要问题要归结于童话创作与接受之间的断裂与差异,最终都要回到儿童心性这一点上。如何依附于儿童心性创作出童话成为问题的核心,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相似性就成为必需,只有最大限度地与儿童心性相似才可以创作出符合儿童心性的作品,从而使接受者与创作者之间的差异与断裂得到最大限度的弥合。

童话中的相似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完全相似,即同一性;另一种则是人们常说的相似。神话和与其伴生的最初的童话可以说就是一种相似性思维之下的产